

西園存稿卷之三十四目錄

赤牘三

西園存稿



荅丁操江撫院

荅湖州陳太守

與蘇州府長洲縣吳縣三學諸生

奉部堂

荅周叔宗山人

荅程元瑜太學

與趙九夫山人

荅汪仲嘉太學

與吳北海太學

荅張金粟文學

與王百穀太學二通

荅方山人二通

荅楊不棄山人

與其子甲遊客 谷張七澤太守

谷龍清白允部二通 與阮澹如司理

谷許無錫明府二通 谷許靈長明府

谷蔡元履駕部 谷張雨若駕部

谷何玉峴節推 谷繕部孫心魯年兄

谷嚴中秘一吾同年 與長安諸友

谷汪山人 谷錢簡栖山人

谷錢少室山人二通 與諸景陽

與陳從訓文學 谷董士登文學

與金 給諫 谷吳伯霖孝廉

谷吳伯霖孝廉 與茅孝若太學

與黃旨玄刺史 與孫柏潭少宰

與其 與莊樵寮

谷周尚寶 谷吳養志老師

谷五羊文學 與戴鳳岐制臺二通

谷史雲津觀察 與梁斗華年兄

谷親友

西園存稿卷之三十四

羅浮張 豈孟奇甫著

元孫紹漢著 國樞關

赤牘三

答丁操江撫院 諱寶

嘗承乏本關亦幸告滿矣忽得來文則汗背久之
誰實典權而令商賈船隻日被掊剋一至此乎第
反覆思維商船往來本關應上稅料者先投單後
納銀單則舖家所寫舖家則船戶所習者也聞之
往時亦有加派倍徵商人船戶交受其害如李仁

等所告者皆由官與商人船戶兩不覲面而舖家
得以秤頭火耗藉口耳本部涖關之初即將秤頭
火耗一切痛革料銀多寡如額即止額外多一分
或半分即將舖家重責三十板枷號三個月其釐
等必較同工部所頒法馬亦毫釐不得低昂互異
刻榜徧諭通衢不啻三令五申矣又多方出示曉
諭船戶商人俱令親身到官投單上料其料銀俱
還商人自傾銷自秤納並不經由舖家之手仍置
高脚白牌二面每日傳示如有舖家科索等弊即

時口稟且呼商人俱到案前詳問料銀若干釐等

若干有無加派倍徵亦竊自幸革去秤頭火耗一

事即各商人頗能見信不至如往日為舖家船戶

通同科索矣今船戶李仁等忽有此告豈其新出

於途不及聞本部寬商剔蠹之新規又未嘗親身

到官上料故舖家得以仍前科索耶詞內又云勒

碑見存則斷非新出於途而未習關政者但自有

此關以來並無明例勒於碑石其料之多寡惟關

吏具焉不知李仁等何所聞而云然也因將本部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四 二
逐日單簿及各舖家私記單底查勘一月並無李
仁吳昇二人姓名獨詢之別項船戶則云餅貨船
隻九裝餅貨者皆能熟識即於收單時數呼餅貨
船詳問始言李仁之告爲內府稅關非爲本部鈔
關也及查稅關果有撫按詳定船料多寡一碑豎
於內府稅關門外李仁等所指豈此碑耶碑內開
載餅貨船每隻納料則例其在本部便民小閘過
者本部料銀不過一錢四分其在內府稅關則二
錢四分而此外又加四分二釐爲秤頭火耗亦經

撫院詳定是五尺餅貨如李仁等船其在內府稅
關正耗共二錢八分二釐矣今李仁謂加派至三
錢四分者豈官民釐等大小之不同成色傾銷之
不一故云然耶柰其狀內未曾明指何關而混言
許墅之關以致貴府不得不移文於本部而本部
亦豈可不引咎以自責乎况本部耳目有限各役
詭詐多端此一告也能保李仁等非打艸驚蛇者
已仰經歷司即便呈堂轉行吳江縣嚴提李仁等
解府研審所告關棍稅書牙行果本部人役乎若

告本部人役須實供過關係何年月日鋪家爲誰
奸棍牙行稅書何姓何名其秤料銀時曾親本部
花押釐等與否鋪家何所稱說以七分之額索至
三錢四分又何爲不告於所在官司而渡江違告
其鋪家科索果偶爾爲之抑自本部涖此即有此
弊已滿一年而本部漫不加省也或曰前任曹君
署關將滿亦嘗有商人程大賓之告矣及會同府
縣拘審則大賓匿而不出於是曹君有答商人語
一書其說甚長安知李仁等非詭名程大賓者乎

本部否上程大賓者商人也商人則東西南北時
往時來難於跡踪可以匿而不出李仁等吳江船
戶也主名得矣且詞內所稱料銀七分則五尺之
船必不能西走楚北走燕乃朝夕往來於蘇松一
水間固可踪跡者豈其肯渡江以奔告獨不肯就
吏以聽讞耶本部居此一載罪狀多端獨極力寬
商盡法別蠹則矢之天日可幸無愧者故值此災
沴異常之時解部緡錢寧歎於額之內以寬吾商
而自執其咎無敢溢於額之外以邀吾名而苛求

於商若以七分額加至三錢四分此與盜賊何異設本部而不知是昏迷也知而不發是庇護也即幸獲而竣後以去亦何以免於三尺乎倘微惠行縣嚴加考覈豈惟關吏得以藉手稅駕即四方商賈其再造豈有既焉

答湖州陳太守 諱幼學

不佞奉璽書原有督理商稅船料兩款近因江浙吳楚四省並災百凡貨物商不出途惟有米麥豆穀間相灌輸而已當者兵災一時共事方賑救不暇而米麥豆穀正賑救所亟需者本部曾具呈於

部堂欲求量減課額以便蠲免米麥豆穀諸稅其草具在而部堂謂帑藏如洗徵發如火非惟不見哀且見責焉今日一劄明日一檄本部能徒手以應之乎故凡官價米船批文內原有銀兩數目者銀爲官銀而船又爲官船者自行蠲免若批文內銀兩數目俱無矣爲商爲民孰從而辯然亦不得不酌量於其間稍爲蠲恤米既免稅船必納料何以故船戶業已索於商人且倍常價矣 朝廷獨

不可索於船戶少助課額乎今據來文歸安縣生員茅元儀賑穀萬石令家人茅煥買穀二千石舳米九百石經過本關欲即放行此自賑災大義不佞豈以吳越異視但蘇松境內米船凡非官銀及私僱船隻者俱已免稅徵料勢難異同今查得茅煥船隻止有船戶殷三一船該稅料銀二兩三錢一分口稱係生員庄船原未領水脚者稅料俱已全免其餘孫玉等五船共該稅料銀一十七兩八錢五分皆係已領水脚豈宜槩免故止責令上納船料共銀八兩九錢二分五釐第貴治別船載米者皆未移文見諭惟茅煥六船惓惓請放是一以重賑救亦一以勸指施也本部何至較此銖兩以重違台臺之德音乎今將船戶孫玉等所納船料共銀八兩九錢二分五釐即仰本後同來後解回台臺或留以助糴或給回本生以見軫念災民至意幸甚

與蘇州府長洲縣吳縣三學諸生

上天降割于三吳遘茲異沴當事者議蠲議賑凡

此四民亦既再造矣夫貧固士之常而士則民之首也饑寒迫膚民不難於呼蹴自可食以嗟來繫我多士既不幸而食貧矣又不幸而罪歲寧無屏深葛草銜冷踈煙仰不足事俯不足畜者乎又寧無踵決肘見高歌不輟救絮單席耽學不休者乎凡有事地方者莫之省憂令其出門拙於言詞壯志不忘溝壑本部心竊媿之况所遭不辰江浙吳楚一時並災商筭日稀國課日折既不能損有餘以補不足而佐當事者徧賑一方又不能薄有所

割賑茲貧士於宋鮑材人無不事之誼亦甚悖矣夫天災流行何處幾有署關賑士往牒罔稽惟萬曆三十二年署關王君之都曾捐三十金以賑三學考其時課額盈溢欲賑三學之貧士而金止三十殊覺其少第郡邑有年膠庠樂業即有貧士亦不待賑則三十之金便覺其多今何時也歲且云暮矣課之額固出於舊士之貧更異於常爲國而賑士是亦爲國而市義耳即以私恩割國課墮其官守亦且爲我貧士甘之又何慙焉故特

捐緡錢四百兩分賑三學之士而貧貧而固者蘇州府學二百兩長洲縣學一百兩吳縣學一百兩解至本府經歷司即便呈堂轉發各學以聽本學自行揀訪自行給散分爲上中下三等或與之豆或與之區或與之鍾若釜毋匿毋濫毋令胥役得高下其手破耗其間務使多寡緩急皆食其實實以少佐當事者培養斯文之意給散之後仍造冊報部以便稽查第士之貧者計亦衆矣即盡捐國課於本部猶以爲歟者是役也亦爲諸貧士凶年一卒歲一日計耳本部旣不敢創爲義舉以分當事之權亦豈敢曲示私恩以徼一日之譽乎

奉部堂

各關錢糧數目所憑者止一批文耳條款繁多數目瑣碎每一展覽卒難具詳台檄令各關任滿另具簡明手冊將解過錢糧數目開寫送部以便稽查實爲碩畫豈謂此等數目書冊何待任滿卽每季起解錢糧亦宜照式造一簡明書冊送部蓋數目必每季清楚庶一年總算可無錯誤也第各奸

胥邨移作弊皆在洗補文移而洗補之巧其術甚多皆因文移盡用連四厚紙故其術得行耳嘗謂自後批文之外宜另具竹紙一小單本官親筆行書核桃樣大字止開寫批內銀兩實數粘連各批親筆花押關防鈐蓋四縫蓋竹紙既難於洗補行書亦難於模倣也其按季數目書冊亦用竹紙核桃樣大字卽有鬼神亦無容其洗補矣若各項公費原不入正額之內亦未嘗取數具題今蒙檄諭另行開款已於批文正額外扣算明白另報一通

台檄若解後違限有罰法至詳矣邇來上下玩愒發銀者旣不能督責於出關之時而收批者亦未必皆細查其發銀之日以致遷延道路期限常愆今何時也每季錢糧固救然眉而朝不及夕者尚可容其遷延違限乎今違限二十日輒追水脚之半違限一月全追入官無容別議嘗謂與其罪於違限之後不若防於未違之先自後起解錢糧俱俟兩臺掛號往府吊銀到部卽刻期起行於勘令內明寫某月某日某時在本關起程一到徐州卽

往管倉衙門掛號某月某日某時在徐州經過及到德州亦赴管倉衙門照徐州事例掛號到京投批卽先查算路程時日若有愆違定照新例究治庶乎玩愒知警言而錢糧不至愆期矣第此特可行於本關專解者若遵新劄俱搭蘇州府解後則事權在人又非本職所敢議也至於各關書辦多者六七十人卽少者亦不下二十餘人惟本關則九人而止耳本職未任此關亦謂此輩不過以供書寫何繁何冗而九人得無贅乎及受代之後乃知

每人各執一事誠有不可闕亦不可攝者夫關門弊竇惟在此輩多一人卽開一竇濫收濫補弊必潛滋固非所以剔蠹而整奸若事常浮於人而人不足以取辦遂至叢脞日多復滋奸蠹恐亦非計之得也故萱初任卽示以三語有額不增有闕不補有罪不赦邇來鑽刺囑託已覺屏跡此三語者守而勿變其於姦蠹亦少息乎至於有罪卽將頂首同革非不三令五申然本職未任之前往往有頂首已經案革而數年後猶尚有告補者又或斷

備又或暗貼是頂首雖革猶不革也語有之水至清則無魚人至清則無徒關有清官此革即招之不來何待於革若官之不清卽今日革一人明日革一人亦未必非前拒虎而後進狼矣台檄必闕至四五人方許申文量補此在別關自宜遵守蓋員後多而闕可常虛也若本關止有九人必闕至四五人然後申請是署已半空矣申請往還未必不動踰旬月該役承行之事欲攝之他役乎抑令本關自攝之乎況可恨者聞之每一闕出則鑽刺囑託實繁有徒倘懸闕不補累補後申以開實徑以媒奔競於該司之左右則誠便矣本關得無坐受叢脞之苦而長開鑽刺之門乎故暗補私增之弊豈旣已痛誓於前無煩台慮是有闕且不補矣敢復爲之代請耶今將各役姓名及劄補某項某關併着後年月各役承行事宜臚列於冊惟台臺試垂覽焉

答周叔宗山人 諱祖

關吏畏人甚於畏暑畏筆札更甚於畏人乃一飯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一 七
之頃輒兩拜手札念我深矣承示素心人何人乎
僕年來諸所嗜好皆已謝絕顧獨嗜書此中不惟
讀書者少卽藏書家亦復寥寥足發一嘆

答程元瑜太學 詩

黃山白岳不佞舊遊地也其間高賢大良皆獲把
臂入林以締編帶之好獨於足下未及撫塵昨居
長安又以馬牛走往來相左竟失披霧則關吏之
緣慳也說郭一書仰徵惠借一派關卽覓書備抄
之近偶得吳中數種又多互無不可授梓今隨抄

隨補冀成一全書鈔已半載書亦僅成半部是以
吳令親渡關適有目青未獲晤對弁未獲馳報聞
使遠臨關吏之罪勿赦矣不佞嗜書海內藏書家
不遠數千里求借亦不遠數千里壁完蓋二十年
於茲未嘗敢遺匿友人半帙豈以足下所好而敢
奪耶且於足下未及一面遽承雅誼輒以帳中之
奇惠借於數千里之外若故奪之他日亦何所施
得日以對貴郡之交遊耶今先以十冊較完者附
使完壁尚餘二十冊容卽日夜延諸友相促讎校

至此月之末當端急足齋上無煩過慮如來教響
借之誦也不腆少效一紙之敬幸鑒存之不備

與趙凡夫山人 諱宦光

有采燭者非遊山有遊山者非采燭昨過高邑古
人無一我輩有二足爲千古佳談然亦以足下自
足千古故能佳耳所探四韻佳作想已久完亦可
見示否弟鞅掌啓閉尚未脫草也拙刻彙雅并附
請政其中帝席不少弟諸書皆無古本不得不仍
舊也所懇雲笈七籤止闕七函外具不腆以代一
紙幸轉致於藏書家即爲借之共成此一段功德
梓完之日當以數部奉謝復聞此中有縉紳後人
欲貨其舊書者已爲嘉興兩縉紳得其半尚有存
否更乞從者一覓之至望至望

答汪仲嘉太學 諱道會

第五不減車騎寤寐非一朝夕矣忽辱手教便覺
有西州之感第獎藉盈牘不敢聞命關吏俗吏也
且嶺外人何所識知逶迤旣非其好嘯歌亦非其
時足下過聽豈尚欲索張生於廣陵懷古時耶鼎

西園雜錄 卷之三十四
貺銅洗物雖新而意則舊故敢拜嘉扇頭佳作謹
置懷袖以奉穆如

與吳北海太學 諱夢賜

朱文寧太史渡關乃知足下當有五臺之遊果成
行乎帝城雖云樂不如蚤還家此涉世語也况今
日之長安亦何樂之有弟嘗謂不宦不商而入長
安者士則非高士僧則非高僧足下久離長安故
憶長安今亦應且厭矣

答張金粟文學 諱桂芳

諸君子不察往往以逶迤之業責望關吏無論新
知不樂即舊歡亦失矣足下儼然捐翰豈以關吏
爲前二十年之張生如鄧玄度所稱說耶鬱鬱居
此可十日許若紫氣臨關便當擁慧撫公疏稿非
關吏所宜序第感恩知己畢世無兩自當勉短以
附不朽柰全書未睹不敢捉筆

與王百穀太學 諱穉登

午昨赴撫公之宴入邸者再矣然宴罷輒戴星馳
還故不及過從昨辱腆貺則目不交睫者已兩夕

矣倚舷榻、故不能捉筆裁謝雙柑斗酒共聽黃
鸝關吏此興不淺獨無如長綬側注何爲樊之雉
爲笠之豚未免見絕於長者耳日來復遭一陽九
痛哭數日至令衰慈大輟七箸長者聞之想亦彈
指出血也弟居西省八年盡發金匱石室之藏徧
讀之而人間多所未見故手錄者三傭書者七復
慨輓近六書之學不講作字觴一百二十卷及八
年之間諸所撰術共十有二麓卽不敢謂足藏名
山然亦沾沾自喜它日或可懸國門庶無媿讀書

中秘云爾歲丙午夏間于後金陵計不能久居子
舍故以諸麓寄於江干蕭館人俟復南差方圖授
梓不意館人妄意中多珍異恐爲梁上君子所窺
徙置城中昨涖關遣人往索乃知不戒於突盡爲
宋無忌奪去半生精力一旦烏有嗚呼痛哉乃知
不朽之業爲造化所忌第已見阮身前猶弗獲取
償身後張生之見忌於造物亦太酷矣若彙雅之
作乃先字觴而行者幸其板尚留江干然梓事甫
竣卽南北奔迫不暇讎校又廣雅釋名無善本訛

西陽不和
卷之三十四
其
舛相仍未敢遽行今字觸不能復具艸矣幸梓彙
雅行之以一斑就正四方當必有憐張生之苦心
悲張生之厄運也然覆瓿之具世人不乏此書一
行得毋棄道之牴糞乎

又

晚來有遠客在坐使翰至未遑裁答玄墓梅花乃
江南花事之最勝者昨偕龍蕪孺允寮縱觀之正
憶足下端居俗吏輩自宜息心望岫來諭洲上之
游樂不可支益悔俗吏緣薄不能一躡天際真人
之後塵也兼聞非遙往遊可續能容俗吏一奉杖
屨乎敢先布於左右陶君名流久已寤寐第吳粵
五千里而遙萬一客粵而思吳恐難傳翼則主人
之罪也且主人涼德兒輩豚犬何足以侍高賢絳
帳近有閩士春秋家來訂茲約蓋閩粵接壤往返
非遙獨士語多而講解不便故亦未敢堅決耳此
月末旬當有事於郡城容圖謁晤乃悉

答方山人

諱堯治

昨以薄儀馳贈謂此中桂玉不便若停欲足下且

夕還德里嗣當遣急足祇候尚有所效爲足下端
居卒歲計耳蚤起先得夜回札便欲遣報併即加
幣不意盛從復以手札至嗟嗟交已絕矣後加幣
焉非匿怨乎僕自涖此關卽爲諸遊客所持陰私
罪狀彰著吳中更有甚於來教足下者若來教則
第十四番矣從者未至之前吳允兆凌晨入跡病
且話別而北因述足下所爲督過於僕者良悉不
得不以足下夜來之札示之細詳往事共發一咲
允兆曰君子不盡人之情今恨允兆已去不及更
足下後札更示之再發一咲也生平不能匿怨亦
不能宿憾敬以初儀再上可否惟命夫足下以窮
而歸我卽千金爲薄若足下以人言而責我恐一
介亦難與也一咲一咲

又

僕頭目病眩手足病瘡昨得足下手狀爲之霍然
昔人唾面自乾恨足下作別時不及唾僕之面耳
生平無他長不匿怨亦不宿憾昨已奉聞矣足下
前後見詈諸帖皆已付之烈焰行筭塵滿不能頻

西園集卷之三十四
十一
貯諸公此等露布也藥資四十金代贖適爲兒輩
授衣敬解四端以貽從者差船敬送武林虎阜主
僧尚有別犒豈至復累行橐此復

答楊不棄山人 諱明時

南北郵筒如織不及數四申候契濶如此能不妻
其吳關故稱善地第他人居之安富尊榮弟則危
貧卑辱夫仕途何必擇地哉往得門下佳染寓於
金陵館人守者不戒遂爲祝融攘去豈神物不宜
留於人間耶吳兒殊自媚弟以絕四目之無文無
詩無字無畫懷刺曳裾輒張口相對便令人翹首
五雲一嘆一嘆

與某子甲遊客

關門光景大非十年之前而賓客彈鋏者徃徃以
前十年光景責望關吏此雖剖心亦難自明惟有
自苦自憐而已足下居此幸已數日倘亦得其詳
乎夫割國課而養私交固義所不敢出亦端所不
敢開關門非詞訟之署關吏非讞訊之官何所搜
索以爲諸君居問之地乎然諸君子不遠而來關

史敢不捐俸以效芻秣第以一關吏而應東西南
北之求無新舊親踈皆欲傾橐而相助裹腹而後
去去者未去來者復來肩摩踵接客舍無虛榻迎
送無休刺則亦難之難矣故抱關以來諸君子之
臨貺者未有不失其素驩不蒙其橫詬如蝸如蟻
如沸如羹從者設身處地恐亦自苦自憐更甚於
張生也第此惟足下高雅故敢披瀝如此不腆仰
窺左轂幸鑒存之

答張七澤太守

諱所望

長公長輿先生未及一面乃臺下昌歎是嗜不惜
齒頰至煩長公翩然先施過臨盡出其竒大開聾
聵而詩藻續貂且及關吏此固君家緇衣之好然
得無刻畫無益唐突西子乎時值冠蓋續紛不能
投轄業已訂盟當下榻虎阜校刻說郭蓋亦不朽
之盛事也若詩藻則關吏任之第須得名筆爲長
公前茅嗣當耑請鄭觀察輅思弟同社再驩長安
雞壇觀察蓋誓矢代興者南樓嘯咏亦可容關吏
一聆餘韻乎竊在下風幸無金玉

答龍清白允部

諱國祿

此中光福梅花亘四十餘里金昌花事最勝者也
正欲迎駕偕往賞之而虎阜之召適至可勝欣願
第梅花之放不過五日賞梅光福亦可汎石湖登
上方諸勝業已治具舟中即以朔二日迎駕留宿
連床共圖傾倒虎阜尊席即遲數日亦不妨也第
居此不過五日京兆山川名勝既苦無暇日亦苦
無良朋二十年舊遊之地未及一追續之幸得老
寅丈共事一方此千載一時久已決策次第追隨
於名山勝水之間想高雅自不峻拒耳捉筆馳神

又

曩承面詢羅浮志書此二十年闕典開歲臺下布
政優七之餘爲之授簡四百三十二君能不生色
第山志不難於綴輯所難者在人物傳藝文志之
去取耳非臺下儼然移檄下邑而臺下實總裁之
則卒業無期矣故郡西湖名未甚著形勝佳麗遠
過錢唐自昔無志郡人士病之徃日徐九瀛老公
祖欲不肖萱草創之值以入賀行遂未授簡復獲

乞靈於臺下與羅浮志並撰亦不朽之盛事也主
臣主臣

與阮澹如司理

諱自華

足下尚端居乎弟以春二月二十日方涖關即從
方侍御得足下動定復數從渡揚子者詳術堅之
先生動定獨柰佞佛何豈敢復以塵垢姓名妄通
記室然揚子衣帶耳我堅之盈匕在望不能寸耗
相聞縞帶之好謂何今幸緡解稍暇謹以不腆緡
餘仰供杖頭片晷之費并馳候長公封君闕吏幸
以筆札給事奏曹則盛唐寮長以我堅之數推轂
張生蓋異姓骨肉也嶺外老公車乃獲君家位置
如此拙刻數種并供覆甌批頰批頰

答許無錫明府

諱令典

歲既易矣瓜且及焉正擬喘急足薄申獻歲之敬
而清貺先之念我深矣感謝感謝諸貺種種珍美
獨泉水尚欲請益問水之吏如水之心更宜以水
濟水故小品有聯曰自媿素餐一日慧山泉十碗
頗貪清福六時大石筍三枚柰此中役人取水禁

山徃徃謂關吏非陸鴻漸之知味又非李文饒之
核真皆以他水相混非藉令公明賜幾於誤此枯
腸矣久不稱詩昨偶得數首以粗扇書上湯太史
名筆非第塗鴉輩所敢彷彿也

又

昨辱厚貺值客冗紛糾不及仰酌來美覲顏登嘉
關吏之踈節也適有自里中來者得香山一座足
爲隨齋主人聽誦法華時博山清供荔枝酒一甌
則嶺外村醪試一太白想亦能邀玉奴一粲也繡
補一副弟所自撰粉本令搔背人稱針神者粧點
之花間白鷺固非灘頭鷓鴣第諸壯邑明侯亦徃
徃服之欲并上記室即不能效五花紋亦欲錦心
繡腸者常置一張生於胸臆間耳瑣屑之將匪敢
爲報故不敢列之端簡臺下其吐之否

答許靈長明府

許光祚

徃居長安自分緇塵俗吏不敢復覩孝廉船然數
從武林諸君踪跡玄度則阿閃國王也遽持銀艾
小烹函牛乎第龍門日在案頭足供綵筆左庶秀

色可餐又浮立生所求大藥處城大如斗吏間如
仙亦清綠之夙種也若關吏則天南一都驛丞耳
何足復置齒頰間中立聞君乃知嶺外有羅浮固
大竒士復知羅浮有張孟竒得無過傷於竒乎來
作自足千古何必磨崖第謂置之名山不如沉之
深谷與杜少陵青艸湖詩共鎮摩竭便更竒耳佳
什自是大國之風開函輒若坐白龍革中兩腋習
習也

答蔡元履駕部諱復一

抱淵無狀當事者麾之出守竟得平越此無兢地
且可作夜郎王亦一快也第清塵濁泥始於今日
尊酒論文杳然無期不無怏怏耳足下位日高祿
日厚今復能置一張生於齒頰否衰慈幸健飯猶
欲見強作一小艸足下知我當勝於我之自知宜
何說以處此蒞北嶺南信若異域然亦舟車所通
也幸無金玉其音而有遐心

答張雨若駕部諱汝霖

弟以春二月二十日涖關徐玉泉兄即以手教至

深感存念玉泉郎不獲即充辨後玉泉已能詳之
非關吏之罪也今玉泉兄以八月再至矣即宜捐
俸仰副明命國課日虧遊客又日衆既不能人人
而避又不能人人而說益遊客皆索張生於十年
前許墅之關吏而鮮能度勢權時以原萬曆三十
六年許墅之張生也稍有捐助則援引者蝟如稍
有異同則謗讟者勢如故居此半載彼往此來皆
森戈戟新知舊好盡肆鼓簧關吏嶺外人也居鮮
三穴行非百足能自免乎且行年半百宦情可知
一老公車豈有他望倘獲稅駕則奉輿長往豈復
能以雌黃寄人口吻哉弟玉泉兄窮而歸我即悲
臺下之命自當倒裝相濟柰時勢倉皇無米之粥
即巧婦亦袖手耳拮据緡餘僅以三十金助其數
日之糧知我罪我不敢問也嗟諸遊客尚有數千
里而至閱數月而居不能爲其治裝者想亦玉泉
兄所悉臺下其謂之何

答何玉峴節推

諱棟如

燕吳書郵如織一別三年輒如雨絕天丙午夏于

後金陵爲尊公投轄時駕泛梁溪遂闕握手茲有
天幸抱關姑蘇清光密邇甫跡事亟欲崙後祇候
而翰貺先之踈節何詞僕以去秋出長安當以歲
杪受代及抵子舍奉輿就道俗冗如蝟昨二月二
十日始獲涖關僕之踈拙足下所悉通籍十年惟
仰臥看屋梁便欣然自得一旦令之握算鞭與魁
颯軍角技鬪智胡以勝任愉快乎况此中事體與
前十年大異冠蓋絡繹厨傳續紛皆以前十年光
景見望故有識者皆思寒裳而去僕之俯首而從
惟稍便衰慈一日之養故不暇擇耳來教種上藥
石第以僕而繼事於曹君是陽春之後不得不肅
殺故驩虞之後不得不怨讟也第已則無愆何恤
于人言關署夙弊自謂稍能汛掃一二獨各港門
越轉包送諸弊如來教所稱網漏吞舟者不可枚
舉第皆諸縉紳先生爲主名不無投鼠忌器之嘆
足下愛我何策處此僕視事無何即有齊宗室者
持尊公書求免兩舟貨料及開緘則印章儼然獨
草書非尊公之筆故不能如命想當有後言也足

下幸一詢之

答繕部孫心魯年兄

諱能傳

一歲未竟兩辱翰貺兄之念弟何篤摯也荆故名區來論執掌豈益智編猶未卒業耶仁兄冰蘖自持從楚來者疊上不少休竊爲加額來教謂種子之說必待休官周之八士其父果澤臞耶子之多寡遲速亦猶飲啄莫非前定孟軻養氣弟以爲即種子方仁兄生平不惟宜子且宜多子孰謂天道不可知哉夫五母鷄二母彘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古人買妾必買曾產子者詳具螽斯集中有味其言尊公老伯當百歲爲期且有令弟日夕左右衰慈八十有二子舍虛無人萬無留理春末還署卽爲敝堂劄委本科日驅兩日約兩腕爲十三司案牘椽回視西省時遊戲翰墨若生天堂然既入其筮可柰何不腆以展濶契非敢言謝

答嚴中秘一吾同年

諱自省

許墅名關關吏撫仕眎事十日止足一咲春已深矣時潦不降舟楫梗澁商賈稀曠國課必虧誰受

其咎第矢之天日播之道路我能信心人不信我
乎至於極意寬商盡法剔蠹則璽書在上堂諭在
前心既自信文或無害來教及之敢不九頓獨冠
蓋絡繹饋貽續紛竟日作寒暄語竟夕候鼓吹聲
則屋梁不暇看背癢不暇搔是十載爲郎僅博一
都驛丞耳足下能無捧腹乎尊體近復何似詳詢
來使喜滿大宅踰上已便當汎婁江修故事而謁
相門春夏之交始能遣急足祇迎西鷁第姑蘇故
無醫爲足下計下榻虎丘迎醫京口亦一便也嘉
貺敬拜二事以識明德孫心魯年兄尚未有耗計
迎駕時亦當爰集耳據案命筆都無詮次

與長安諸友

春二月二十日泣關矣哀慈入署眠食安隱關吏
一快獨日與魍魎輩角技鬪智殊廢嘯歌又冠蓋
續紛別當具一面孔相向因自鐫天南都驛丞之
章佩之則冗曹之業障也更足哂者四境虛無人
吾所解渠所不解渠所解吾不必解竟日僕僕若
適異域翼然而揖啞然而咲賓與主又若木偶人

且客至必酒酒必三白一入唇便若鈎吻殺核纒
纒又皆若陳曲逆之款楚使也令人嘔穢三日此
等情境能令關吏不夢寐長安而謂諸君子爲天
堂中人乎獨惠山之泉相距六十里而近輕舸捷
卒五日十無關吏日三飽之作甘露想大罵吳兒
爲陸鴻漸所誤至以薜奴數溷吾清冷之友因作
冷友責薜奴文轉恨不得諸君子相與捧腹耳

答汪山人諱

抱關幸獲稅駕秋毫皆中丞公培植之力也弟生
不辰值茲異沴商少課耗故拮据倍於前人而譏
防告誡文移案牘遂至繁瑣不意該鎮父老竊爲
抄錄以授於薜爲德政錄弟命之曰抱關罪狀蓋
父老固謂之德不知目攝關吏者未必不以此爲
罪耳凡此科條皆前人所不加意者弟之心亦苦
矣不知曾有呈於中丞公否未審中丞公亦能知
關吏不負培植否關稅舊額一歲四萬前任曹還
素丈前後緡解如額羨餘四千典榷凡十有七月
也第僅十有四月耳前後緡解已五萬三千而不

敢以羨餘聞者弟之心既苦且值水荒而能與豐
歲比又五萬三千之外賑濟修築亦不下四千餘
金皆不敢聞於堂翁則弟之心又苦矣中丞公或
有書與堂翁能爲弟稍稍及此則自今而往又中
丞公之再造也張金粟兄竟未及面幸寄一聲

答錢簡栖山人

諱希言

兩奉手教皆纍纍數百言未及卒業輒爲他冗奪
去故不能一一奉答弟中有俞羨長商船二十金
之說足發一咲關吏何嘗以商舟贈羨羨長又
何嘗見二十金輒唾而去乎至於黃伯傳所傳關
吏貽書頓行料理之說誠有之諸君子獨忘歲時
之餽貽耶間者曾著答客詈及前後餽貽諸君子
求多之說兒輩欲請而焚之謂有德於人願忘之
也今得足下來教則前書又當懸之國門矣頭顱
可知光景有限何所希冀而割國課養私交以博
逶迤之虛名哉况諸君子所爲宿昔故者特知有
關吏耳非知有張孟竒也關吏一罷張孟竒即日
事請謁諸君子有不掉臂而踰垣者乎夫張孟竒

自爲張孟竒諸君子自爲諸君子諸君子何負於張孟竒孟竒亦何負於諸君子哉嗟嗟束髮遊海內三十年於茲耳目廣矣閱歷多矣世態物情不勘自破矣鄭當時之置驛北海之開尊何益乃公事况仕止久速自當前定今何時也諸君子日譽之未必能榮即日毀之其必能辱否撫掌撫掌

答錢少室山人

諱允治

翰使至以絹素索拙書業已登輿作殘客不及裁答夜歸則三吳故直指使者又復作殘客之殘客遂令關吏丙夜束帶蚤起體中遂極且不能辦事能捉筆乎稽留使者踰蹕泥中何詞踈節范東生數四爲言足下注存關吏且相期停鑣共此良晤不佞九頓簡棲兄棲心霞外非關吏所宜掃門乃翰使先之則關吏髦矣逶迤之業既非所長亦非所暇我方望岫息心公乃下喬集谷耶即當移書東生以識明德不腆匪以爲報幸勿鄙夷

又

彙雅以字觸而作也字觸觸一百二十卷不敢輕出

示人而彙雅遂爲長安同社諸君子捐俸梓之幸
竣工即有金陵之後故不暇讎校字觴稿本寄頓
金陵爲宋無忌奪去詳具王伯穀書中八年秘省
盡發其藏分更分漏乃獲成書一旦煨燼即欲再
爲屬草第有此精神豈復有此時日以親筆硯即
有此時日豈復有此典籍以備參考或亦僕之負
荷太過抨射太酷而謂此書一出天下古今字書
皆廢故咸陽腰斬鬼尚有知而見妬耶夫六書之
不明自腰斬鬼始僕嘗謂鬼之夜哭蓋於四目之
世迹知有腰斬者破壞其制故相率以哭也昨承
校彙雅首卷如於字卽古烏字非以音烏爲烏也
僕之註皆有所據非臆斷者來教六書統烏字內
有於字此正字觴所首抨烏古本作殛象形也又
省作殛今隸作於蓋古文原無烏字後人以於爲
嘆語之字故復作烏字爲烏鴉之烏以別之不知
烏鴉之烏當作於而烏之爲烏乃俗文非古文也
六書統以烏爲於而今於字互見是主之弗識於
統何有僕從秘閣中得字書六十三種然皆爲腰

西園存稿 卷之二十四
斬鬼所誤即許叔重差近古而痴前說夢且十一
三况六書統乎第此惟可聞於足下若他人非惟
不能解亦不必其解耳昨爾雅翼乃豫章本僕久
已畜之亦非善本也第二十卷彙雅馳上所求校
者惟於僕所銓撰幸細心讀之倘文義有不通處
即是訛闕乞批示以便自訂張金粟尤容入郡過
謁功父端人取友必端我輩衰暮之年不能復與
利齒兒微逐惟直諒多聞者乃敢定交耳

與諸景陽 誥壽賢

臺下循介士論所歸關吏竊在下風非一朝夕即
居常當事諸公亦皆推轂謂不減海忠介何至有
如來教云七乎過關諸緝紳有票有籌有成籍即
群小亦未有詐冒尊刺者蔡叅知萬無此說亦無
此疑關吏當以百口相保也此中民訛故異常然
景陽先生誰能誣之胥濤之靈必拔其舌

與陳從訓文學 諱末年

李復吾老太公祖渡關得足下端居甚善關吏俗
吏也透迤之業已非其時四方諸遊客皆借操觚

而歌彈缺令關吏手不暇披筆不暇閣而莞庫者
歲徒不暇局也蓋往來者第知關門爲可擾之家
而不知張生乃萬曆三十六年之關吏也亦自知
自苦即剖此心能自明乎不腆緡餘敢爲足下取
酒

答董士登文學

趙宋亡於厓門即僕里中新會縣也行宮遺址具
焉故老所傳大與宋史不合宋史元所修故詞多
失實耳僕嘗悲之爲厓門小志三卷未授剗劓昨
爲祝融氏奪於金陵館中偶得季宋三朝政要多
與僕厓門小志證合故梓行第不知此書出自誰
筆詳其後跋蓋蒙古氏之慕華者也承教實獲我
心即煩佳作再識於後此亦闡幽盛事想門下所
樂聞也

與金

給諫 諱士衡

去歲灾沴吳沼民魚非撫院重臣有大中丞周公
苦心至計能安堵如故以至今日乎邇來釋憾者
必欲軋之使去前誣未明後誣復起謂中丞居長

安時曾爲四明以五百金賂歸德師役人偵師私
事嗚呼冤哉不佞通籍西省凡八年逮事歸德師
蓋以兒子畜之中丞于歸德師往來頗暱何嘗有
幾微介其間者今中丞居吳歸德師尚音問不絕
不惟相驩且相信也被釋憾者橫生誣讒固將不
利乎中丞而于歸德師亦豈有利焉不佞抱關賤
吏且幸稅駕而去豈宜以局外人強與人事第居
此一歲得中丞公之行事甚悉知其人品甚真故
于臺下雖未同而輒爲披瀝者非爲中丞公作說
客乃爲歸德師間讒慝耳况臺下三吳之名德也
必能爲二三父老子弟白中丞之冤以報中丞之
德故敢以此言進若曰交淺言深則耳屬于垣戎
興於口人未救而井先從臺下得無以關吏爲狂
吏乎近有梓行待旦堂謾談者偶得之令親處竊
附呈覽不佞居長安最久漫談中所術種種皆耳
目最核者天下人之耳目亦未必皆可以塗塞也
惟臺下留神

答吳伯霖孝廉諱之鯨

江陵相公所撰類書第聞之久矣往來武林數欲
謁晤偉仲兄借一寓目苦無介紹遂交臂而失胡
仲修書來實獲我心第瓜期已及此書非旦夕可
授梓也幸轉懇偉仲先以十冊賜閱若果足不朽
便當別出一策即梓行之不難卒業也

與茅孝若太學

諱維

兄挂瓢乎僕還里矣南北各天能不悽愴一日看
盡長安花請以爲禱我本長安人怕作長安客請
以爲規夫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我輩作用亦自有
安根立命處考父逐日精衛填海竟何如哉間者
不覺披瀝於足下願足下無復披瀝於他人也晤
孫宗伯爲寄一聲

與黃旨玄刺史

諱道年

抱關一載矣密邇清光不皇一介端候踈節何詞
然數從濠穎諸縉紳得臺下端居甚善甚善昔人
有上丙丁錄者徼天之靈不自我身矣獨長安蝸
蟻蒸沸而臺下安枕健食且繞膝之玉森映東南
亦何必坐擁百城哉關吏涼德仗庇竣後亟欲遣

使一助杖頭而荆卿兄使者適至敢附不腆幸鑒存之

與孫柏潭少宰 諱繼臯

某仰伏台庇幸獲竣後故事先三月報滿去冬十一月業以滿期報部矣邇來風波畏人南北抱關鮮克瓦全故部僚聞有關闕非移病即請假至今新任者尚未題差關吏鬱兀居此直以日爲歲也違辱注存感激何可言喻魏金吾香船謹如命免料荔枝酒嶺外村醪許令君何所酷嗜而薦聞左右乎謹以一甌仰佐花事海南沉速香一斤并供清賞而後馳上幸鑒存之臨楮懇切

與某

小价求康來知神庶毋相背悽惻久之此先大夫食貧時相室者也先第四岳既先逝且乏嗣念之綆涕第衰慈尚幸在堂舍妹輩斬然衰經得無有歟衰慈之心乎家禮及萬曆十三年新頒大明律邑中皆有藏者婦人何所識知門下亦不爲之糾正何也又聞第四舍妹曾呼小婢隨香大罵曾家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四
姊不服斬衰尤爲可咲今衰慈在堂即四岳先弟
無恙且壓於嫡母不敢爲其生母服三年之喪况
出嫁之女敢背嫡母而私服其生母并欲令既嫁
不同母之姊妹亦服其無天無上之服乎蓋今
上乃庶出故十三年議禮庶出之子亦得爲其生
母服三年之服爲尊者設耳但萬曆二十九年李
順妃薨其親生子已五歲又不敢服三年之喪以
王皇后尚在此不肖爲中書時曾撰喪服儀注也
禮義由賢者出令卽令孫皆在庠序柰何糊塗一

至於此也 神庶母訃立日至不肖曾服絲麻爲位
於署中之別室而哭之未嘗不盡哀禮不可過亦
不可不及也留秀岳還特爲詳語乞卽改正若舍
妹輩執迷不悟則兄妹不必再見蓋人有欲死我
母之心我亦安得復念他人之女也惟執事裁之

與莊權寮 諱汝誨

握別長安轉瞬兩易寒暑矣潯陽吳會郵筒不乏
彼此音問如雨絕天人生幾何堪此離析老寅丈
想當竣事張生洲寅丈竟引疾去豈真以抱關爲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四 三十七
賤吏乎老寅丈賢聲滿三江殊爲加額弟開歲二月便及瓜期昨已報滿且亦引疾斷不候代即奉輿還里矣官不足惜代何必候乎廬山東林寺幸在几案其僧以舊緣來謁欲修遠公法堂弟稍稍捐助之媿不能多僧謂老寅丈地主也不敢望捐助止求台衙署一扁以鎮山門足矣故不惜緩頰如此

答周尚寶

諱弘論

憶奉顏色轉瞬二十載矣風塵岐路如雨絕天忽獲手教何啻雲墜嶺外豎儒關津下吏亦復能置明公齒頰耶楚實有材若賢郎者鬱鬱爲國損此有子萬事足也轉念泰師對此宅相荒庄之請能不愧心即欲一介數行附於賢郎從者肅候几筵值有霜露之疾不能捉筆關吏涼德復不能爲賢郎治裝殊負台札言之更愧口矣不腆知不成享幸鑒存之拙刻數種并供覆瓿懷人天末懸切如何

答吳養志老師

諱日強

歸依門牆蓋三十餘年牛馬風塵僅以庚子浪遊

一統臯比今且九年遠矣往居長安雖一奉芳訊
然侏儒共粟不能少效芹曝踈節何詞吳關之後
俯首而從亦以衰慈便於迎養耳春二月二十日
乃獲受代居十有二日而邦臺師兄惠然臨之獲
奉手教并拜扇頭珠玉荒荏門士猶能置師齒頰
乎復聞師臺古稀覽揆祥輝南極亟欲有所譔術
以揚懿美而天地高厚已非蠶管所窺又值算鞭
甫握靡自晝寢食且賤日初暑舊星背後劇每一捉筆
便覺兩目昏翳僅茲後四十字仰俯夕者亦可以齊
翰墨之林乎是役也得以竣事不至貽玷門牆即
奉板輿尋我初服縹緗之積踰二萬卷飛雲見日
間一枕便足何必坐擁百城哉師臺亦見頷否

答五羊文學

前月二十二日盛辱以手札見促二十八日即襍
被小園以便構思偶登園後小山爲徑苔所跌几
三日始間因自哂昔人代大匠斲者傷指僕乃傷
足如此今勉短成篇不知可仰副明命否僕生平
不能爲人代一筆杜少陵謂得失寸心知奈何借

人唇吻安得匠心徒嘔瀝肺肝無益耳况山林之
氣與冠蓋十指邈若河漢不惟不能作耳目近玩
且令逐臭者反唇是後也竊爲諸君破戒矣忽聞
按君以七之日入羅浮若如來教繡軸則時日不
足邇來海內賀文圖帳多以大青書白綾更爲雅
麗卽一日可具者諸君能躡按君於四百三十二
峰之間俾西園公索賦以從此亦一日之千秋也
南園舊社近狀何似按君社記曾擲下否願聞願
聞

與戴鳳岐制臺

諱耀

豈不肯猥蒙臺下兒子畜之數年之間南北往來
皆辱台恩破格賜贖且導之出疆且俾之乘驛館
者未遑施者無厭何物子民獲茲寵渥臺下社稷
重臣爲嶺南福星專制十有二年兩粵蒼黔陰受
和平之福卽窮陬僻壤人人能詳之獨無如喻喻
訛訛何則功成者退想亦大人之達觀也茲聞太
夫人捐悅忝在子姓之末幾欲重爾東芻躬申薄
奠柰典權後竣例應東急報命八月中旬幸已奉

西園不林
卷之三十四
與還里今復束裝以十月初旬比轅矣遠客初歸
百冗如蝟又弛擔無何祖輶復亟不能束身歸命
宇下一展濶思謹揣小力以不腆仰窀太夫人几
筵代布區區伏惟鑒存

又

遠客初歸復當束急就道客冗叢雜俶裝倥傯未
能躬候台光并躬叩太夫人几筵而薄奠不成禮
臺下復儼然峻拒之方深媿報乃承台役台翰至
捐計日之俸破格遠臨至三至再敢不九頓登嘉
以識明德第恩施不報則羅浮非高鱣水非深矣
承索拙筆偶得吳箋勉短請政更媿塗鴉不足存
也

答史雲津觀察

諱旌賢

嚮徃宗工蓋甲午冬從何公露僉憲豫章齋頭獲
誦珠玉也牛馬風塵末由歸命誠有天幸五嶺而
南仰借福星依劉之想何啻饑渴間者入五羊隼
煥初泣不敢數四曳裾忽拜鼎臚且辱台翰文有
其質情溢乎詞傾蓋如故忽見今日萱抱關無狀

當事者不即褫斥復令典郡即越在萬里敢有離
邊獨衰慈日短頃上璽書且自投劾而衰慈猶以
嫗尚健飯請郡自效昔有人矣兒柰何遽棄雞肋
仰負國恩乎故日夜強之再出第在山泉清出山
泉濁臺下臭味我且培植我何以教之承索藏書
豈敢以借書自強日來改構藏書之室諸所藏者
皆緘而寓於親朋牖下開歲後方錄書目呈上惟
命是進如何

與梁斗華年兄諱維屏

伏承老年伯之訃即宜匍匐奉吊時得邸報第以
奉職無狀中考功令矣既有醜於面目復貽羞於
交遊故跼伏林莽里中親友吊喪問疾一切俱廢
即於老年伯亦復闕然想老年丈亦在雅原也不
腆炙絮之敬敢窺几筵幸鑒存之近得敝堂翁趙
老先生手書蜚語者某甲下石者東林對壘者雙
李也彼且欲噬臺省以白簡見抨以赭衣見裹乃
知蜂虿有毒况於人乎第禍生有胎皆自己作人
也何尤惟老年丈雅愛故稍匕披瀝如此幸為秘

之

答親友

先司徒及先太安人生平不問卜不推命男女婚姻一言即決亦不待媒妁之徃復也故兒輩結褵並未嘗先求庚帖兒輩八字僕亦僅能記其某年而已其月日與時皆不能詳小女今十六歲辛丑生其月日與時亦不能詳也庚帖造命也命曰造便當造之必欲得小女庚帖乞遲數月俟有精於推命者令其造一八字極富極貴極多男方送來

如何一咲一咲僕閱歷多矣七男而止一女爲女計更宜慎於爲男計杜少陵曰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又曰生女嫁比隣鷄犬亦得將其重女而不重男類如此里中議親皆婦人主之作媒者皆使婢代之故二姓未合則多溢美六禮既行則多溢惡往七失驪僕於家訓中已詳術之賢姪既欲爲小女作伐事無大小皆宜親身至小館面議彼此相安肝鬲相告乃爲完美也僕山林之人小女管蒯之輩婦德婦功婦言不敢上擬古人第能仰

副先太安人遺訓則僕之七男七婦皆不及也此
正里俗以爲拙者一旦爲貴人妻能無慙乎至於
六禮往來亦一以先司徒之遺範爲主切戒奢華
不妨固陋女於人者惟翁姑之命是聽婿於人者
亦惟外翁之命是聽諺云女婿盤中花僕豈敢以
膝下之訓匕之第亦須稍念葭葦庶不忝於絲緡
耳此復

西園存稿卷之三十五目錄

赤牘四

與唐海孩明府

與梁惺田方伯

與姚明府巽源

公書荅某明府

荅陳儀翔民部二通

與本縣陳明府

與焦漪園朱蘭嶠湯霍林顧隣初四太史二通

與朱蘭嶠太史二通

荅李四餘年兄二通

荅東莞同社諸友

初度日與親朋

荅陸仰泉太守三通

與友人戒酒

西園不刊
卷之三十五目錄
答黃又謙參知二通 與連

與歸善令公 答王玄亭方伯

答善化張銀河明府 與通邑親朋

答親友 答某親友

答僧方明 答周制臺

答謝武林方伯 回陳省堂觀察

答黃元宇年兄 答江別駕

為合郡士民與捕館公祖 與友人

與會定議親家 答省城各鄉官書

答戴鼎照觀察 答某公祖

西園存稿卷之三十五

羅浮張萱子孟奇甫著

赤牘四

與唐海孩明府 諱鶴詩

台駕忽臨小園即倉卒躡屣去意輟輒及渡榕水
而騶聲已登滄州矣復值雨色不敢攀轅目迎目
送悵惘如何臺下欲為看竹之子猷不肖萱乃為
縮頸之家豸亦羅浮一段佳話也小盒二架家醜
一說仰窺與偕傑閣敢倩十九瓣玉蘭為子民上

壽僕事伊邇未審賦閒園可作習家池否

與梁慳田方伯

諱有年

自辛亥之後張生不復知有人間世矣人間世亦豈復知有張生往歲敝親家曾礮石五羊還謂張生姓名尚能玷公齒頰則西望九頓第不知何歲亦不知爲何語也去秋兒輩棘試罷歸始知左右請禮然亦不敢以污穢名姓先求通於籤府茲辱遠翰鼎凱注念先慈疑從天上復似夢中獨謂不孝橫罹風波則愛我而非以我索我也人皆

曰予智驅而納之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可謂橫罹乎長安故人徃徃書來謂對壘者東林索賦者淮撫而手及者携李也不孝否否諺有之激矢於市命薄先當倘張生墮地之日造物者曰無災無害至公卿也雖百東林輩能如張生何哉第已有愆而命是藉口造物者能無反唇惟是以一嶺外老公車且見斥也澣墅戊申之關政猶能令南北七鈔關奉之爲金科玉條永永勿替彼裕國通商者誠有意於前人即衆人欲殺亦或憐才

耳嗟嗟世能奪我頭上冠不能奪我夢中筆名山
之藏我爲政矣笠展圖一冊則不孝之近况具焉
惺田先生能以我索我不惜夜光俾之彈雀則不
朽之賜也又豈指糜所能明報

與姚明府巽源

諱思虞

博羅盜賊最屠毒者盜耕牛治博羅盜賊最切要
者禁私宰今私宰滿里中皆巨室也何以禁之萱
族故單薄暮功不過五人闔族不過二十餘人且
半居城外而里中張姓最多今以私宰稱張姓者

且半於屠牛之肆矣昨守遺吳太公祖嘖嘖以巨
室私宰爲嘆萬一有以私宰上聞者得無疑曾宣
教即建康曾公大呼其一門老小主僕皆不食牛
曾梓行食牛私戒一冊冒昧呈覽此非負俗亦以
釋疑耳夫牛且不食而窩主私宰此天地鬼神所
必鑒者惟臺下詳察

公書答某明府

按臺買穀一事各坊保長奉諭下詢生等以公私
兩便之策地方幸甚今稽之舊例酌之今日若如

歸善截江此助天爲虐臺下神君慈母也必不其然今聞有保長二三人營求欲與里長分領官銀承買者生等不敢深言其所懷來第通邑保長十二人皆不敢啓此謀而二三人者獨眈眈焉欲何爲乎此說於公家無毫髮之益而於民間有立川之損較之截江取穀如水益深者也臺下公家是急民間是念亦何必舍其益就其損爲二三人漁獵之地哉爲今之計只宜照往年本縣買穀上倉事例盡責里長領銀和買於民間最便而完公家

之務又最速蓋五百之金散之四十九里每里不過一十一兩而已一里十甲每甲不過一兩一錢而已衆輕既易舉而舊例且相安有不朝出令而夕竣事者乎第是役也較之交納縣倉者又復有說官倉每五斗爲一斛較民間正官斗每斛必加二斗又有搬運之苦扇晒之苦守候之苦民間非一石不能完官倉一斛此苦非一日矣今買穀解赴按臺不知收穀亦復扇晒否其斗斛亦如縣倉否收穀者不知向人亦需索否解穀至省城不知

亦守候否此不可不先爲區畫者也今聞臺下德
意仰遵按臺明文穀價一從民間每斗定價三分
三釐三毫地方幸甚夫歲之荒也未有一荒而即
稔者也問者歸善買穀故減民價每石止給銀二
錢七分不知回報按臺即實言此價否今五嶺十
郡未聞有十粟而價止二分七釐者萬一當事見
該縣之價輕若此妄意惠郡十邑之穀賤者若彼
今日穀銀貴該縣買穀明日復然明歲又復然何
以應之今幸臺下定價一從民間萬代瞻仰在焉

舉矣即乞臺下明示張掛各坊令知官價一同民
價官斗一同民斗里長不得故低其價以病民民
間亦不得故昂其價以病里長通計五百之金應
買穀一千五百石生等亦謂非一千八百石不能
濟也此額外三百石之價尚須九十餘金計一千
八百之穀用船十隻歸善每船一隻每站給銀一
錢七分自博羅至省城凡四站船十隻須費銀六
兩八錢通計額外之費共須百金若保長買穀此
費出之官乎出之保長乎抑出之民乎出之官於

民便矣是無米而責炊也出之保長於官便矣是
便於官者一而便於保長者且十百也生等謂里
長領銀和買公私兩便蓋近年里長上納倉穀每
石額外津貼民間已有定例所費不多即今買穀
額外百金之費四十九里通融每甲止加費銀二
錢而已此衆輕易舉之說亦衆費不費之說也即
新嚴禁科汰然民且安之抑且樂之又何病焉至
於里長領銀之日又宜先募船船既備嚴其期限
聽其自便運至船中不必再入縣庭以省費也

耗搬運脚力各役需索之苦臺下固不暇言其
之亦不敢復勞各廳父母代爲課督其穀之美惡
乾濕一切皆責在里長直至省城交兌而四十九
里必四十九人偕往衆耳衆目以防中間不肖者
騙公害私之弊或額外之穀有餘則載回納之縣
倉以備賑濟其所募船隻亦須分派里長五人一
船共載五人之穀自爲護行以防舟楫穿漏船戶
偷竊之弊至於領解之官則臺下自有定衡非生
等所敢與聞矣生等嘗謂救荒無奇策者惟奇故

無策耳一無策即有害當事者亦何以竒爲里長
領銀和買故無竒也而民心得矣得民即得策矣
若截江取穀保長買穀得無過於竒乎故生等謂
保長買穀非截江而實截江且甚於截江者勢必
如五六十年前軍興報充大戶之說有穀者賂之
即無穀無穀者不賂即有穀夫人之好利誰不如
我皆賂之即皆放之有不携乃官銀官斗沿江而嚇
騙船戶者乎詰告紛紛怨讟種種幸臺下熟思而
審處之也大抵有竒策必有竒禍竒禍在民未必
能照其覆盆而保長輩又未嘗曾殷實者銀已發
而穀又不可得噬臍晚矣生等上爲臺下急公計
又爲臺下得民計故披瀝至此惟臺下裁之

答陳儀翔民部

諱向廷

諺云羅浮之山遊者不約約者不遊間者諸君子
之約不疑故諸君子之遊不決第扇頭拙句疑而
更約忽獲手教約而必遊豈欲爲四百三十二君
一破戒乎珍幣之既注念綈袍九頓登嘉容圖而
謝復獲佳刻吟誦回環殊令小巫氣索韞閣心遠

西園存稿 卷之五十五
神洽機流長短剛柔自然合響黃太史亮垣真能
爲儀翔先生傳神也若西征編當是江山之助未
審杜少陵入蜀時亦能知千載後有儀翔否弟於
此道甚淺然亦頗有所窺袖中一瓣香四十年不
知何處供奉今白首乃得儀翔合掌合掌

又

傾耳足下大人之占以日爲歲何物龍蛇猶然叶
夢幸聞如嫂當以冬月就館計獲熊罷而從者還
朝乃在秋仲令西園公不得作湯餅客豈食指尚
未動耶中元之後當擊五石瓠覓小檀藥與玄度
共折河橋之柳爲司農公捫蝨而望遼左之烽再
歌伏櫪我儀翔亦能鼻端出火否弟近苦痔跼伏
小園幸尹用平同人能爲不速之客把臂而歌停
雲者三日月夕用平訂盟秋色一新當奉二妙輿輪
踐羅浮數年之約足下雖東急而北第能爲四百
三十二君暫紆一日之駕成我二三兄弟千秋一
段佳話亦舉足耳豈長安陌上十丈紅塵能勝朱
明洞口三日紫氣耶

與本縣陳明府 諱輔堯

今歲水患較壬午歲幸少四板耳此臺下之賜也
壬午患水更患飢而不患盜今歲不患飢而患盜
甚於患水附郭鄉村無夜不劫而盜皆熟識歷歷
可證然被盜者寧日遭劫而不敢上聞傷哉民也
蓋難言之矣初九日小价二人從五羊收取店租
催肇慶欄艇回十一日至羅村水口被盜中有一
盜指小价曰此張鄉官家人也張鄉官好人勿傷
之幸小价皆善承奉本而逃獲箱內店銀三十四

兩盡入盜手船戶被殺者一人同船被殺者一人
屍皆漂沒矣小价逃至隣村烏石岡喊投地方某
村中父老語小价曰此盜在此處為害已半月晝
劫船夜劫村盜之首係某盜之黨係某某想亦你
們所熟識者但你們亦不必告告亦不能如盜何
反張其勢又遺累我們地方今你們雖來投訴我
等亦不承認也昨船戶有尚存者同小价奔至營
處欲具詞赴臺下告究營力止之即給銀三兩米
五斗慰而遣之歸矣營所失店租不敢復問亦不

宜聞於臺下第船戶死者係肇慶人同船死者係五羊人恐死者之家必興大獄未免牽及小价作證故不得不先布聞以自明異日興獄與營毫無干涉也惟台鑒不一

與焦漪園朱蘭嵎湯霍林顧隣初四太史

丙午夏于役金陵獲展契濶明公一代宗匠亦一代名德也雲泥垂隔南北差池憶家金陵爲筆硯之友則三十年遠豈惟彼此寥絕若異域且悠謬若異世矣今聖天子方右文何宣室之牛席猶

未前先生之九詔尚未賜筆矣然青藜橐綵筆抽金匱校石渠世豈乏才然真儒名世則鬼然爲魯靈光者先生一人而止耳不佞竊外老公車今且居卑而抱關矣何所識知敢強與人國家事第祥麟瑞鳳不遊靈囿天球赤刀不陳世室歲月易邁台鼎久虛豈千秋大業天寶界之故不以此易彼耶不佞百年已半萬念俱灰獨前身當是老鱸魚故仰看屋梁則不能無孝標之癖而藏無鄴架腹愧經笥即偶有所誤術亦春蚓秋蚩嘈嘈壁砌間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五
敢復奏於明公之前乎今推後幸竣奉輿還里且
營菟裘南北一分清光漸遠柰何柰何

又

明公以一代名德冠千佛名經即臯夔稷卨何足
以挂齒頰惟是鑿乾坤之混沌抉海岳之精靈爲
不朽盛事則明公實司命焉溝中之澌匪敢妄觀
青黃而袖中一瓣心香不得不爲明公拈出者亦
已二十年矣今犬馬之齒甲子雖周蠹魚之綠勳
力尚健耕鑿多暇琴業未捐嘯歌之餘書淫益錮

發篋幸饒萬卷副墨尚足三冬居常竊謂今之世
文即工不過如秦漢而止詩即工不過如晉唐而
止所稱不廢江河萬古流者竟誰屬乎何至負此
七尺軀禿此三寸管爲人耳目近玩因思程正公
有言不如綴輯聖賢遺書庶免爲天地間蠹物故
不自揣度輒取我朝文獻而刪潤之曰西園聞
見錄凡二百卷復取古今類書而增益之曰西園
類林凡六百卷復取十三經註疏乃前後諸儒經
說衷之以一家之言曰西園彙經凡一百卷復取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史出之以一人之手曰西園彙史凡二百
卷復取古今傳記裨官小說爲二十一史所未載
者爲西園史餘凡三百卷今幸相次卒業即不敢
懸之國門或可藏之名山而災木不易傭書亦難
無繇自致於明公之前相與揚扆爲千秋擊節以
此恨恨耳扇頭拙句情見乎詞笠屐圖一冊園興
詩一幅則西園公之近况具焉倘披覽自不必
撫塵而遊亦不必從暗而索也草野之夫潦倒之
語時抱長憶惟願加餐

與朱蘭峒太史 講之卷

幸奉板輿以春二月之二十日泣關矣楊子僅一
衣帶不能即遣急足祇候與居此關史之踈節也
籌鞭在握鞅掌何詞獨冠蓋繽紛厨傳雜沓殊廢
嘯歌安問舊業因思二三兄弟往居長髮美盡東
南惟收膠漆聯鑣接席把酒看花簡授竹間歌徵
柳下分岐轉瞬便若飄塵人壽幾何堪茲離析足
下業正席於木天且端居於梓里晝行衣錦曷以
喻茲而鍾阜鬱蔥秦淮蕩漾錦囊綵筆競秀爭奇

亦可令關門望氣者一襲其餘馥乎不腆之將非
敢曰未以為好涼德微衷君其勿吐

又

弟罪廢以來海內二三兄弟尚以數年筆研之雅
徃徃不遠萬里而好音及之豈以臭味如我元价
先生遽有遐心先生亦復一辭而退鳳德未衰覽
揮不下何也北焚甚惡天象示妖卜非一枚鼎豈
一足明公東山之履行當折齒必非明月白雲所
能留也扇頭拙句情見乎詞萬里故人所欲亟聞
者鳳毛麟趾想已盈庭明公故齊產也東平梁氏
去人不遠引領天末幸毋金玉其音

答李四餘年兄

詳延大

見放以來人理都絕即廬左訊問不通况山川間
之忽奉手教豈芙蓉峰上亦有白雲悠悠之思乎
第六十有三矣齒落頂禿非復故吾獨慧業尚未
唐捐管城毛穎久要不忘差足遣日即積數牛腰
皆覆瓿物獲讀草廬先生四銘及四餘先生理在
孝弟欲在食色數語要言不煩何相示晚也小園

括据數年此亦食色之充類者獨以先人遺業不
欲荒棄洋洋榕水足爲先慈洗滌亦杜少陵所云
畏人成小築褊性合幽棲耳老年丈何所過聽而
以弇州顧家相摸索耶北望曹溪十五年前有一
信願爲先慈乞靈者久欲償之今秋倘了麵藥便
當理掉仰叩玄扉并覓舊題也

又

弟嘗爲西園聞見錄即四餘先生條齊人鑑也第
所錄止 國朝善言善行自縉紳以至氓庶可以
垂訓者靡不畢具而治國平天下亦臚列焉不及
宋以上者以先賢有自警編有灼艾集不宜重出
第卷帙浩繁授梓維艱蠹之笥中而已人鑑中有
過庭訓者豈太封君老年伯之庭訓耶便中幸惠
全編爲拙錄嚆矢則不朽之賜也雲笈七籤者神
仙家言凡一百二十二卷里中無刷印匠不能旦
夕副命此縉紳先生不道老年丈何所聞而欲得
之聞警詩一冊乃不尋遂初賦好與人家國事者
敢付上以助噴案來教欲闢一山爲閒翁谷甚善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五
而苦無于節度豈四餘先生亦買山而隱耶閒之一字第所不取脩身齊家可以閒而得耶一咲匕筮展圖詩望之以日爲歲請以片晷爲西園公不閒如何

答東莞同社諸友

賤生既拜佳章更煩玆既時賓朋雜沓僅獲鄙俚四詩附使暫謝即八行之札不遑報也今敢揣力再布謝私龍潭葦村之遊真稱一日千古承命儻

賦競渡業已屬草昔賢一賦動經十年第即枵腹假以兩月便當博笑也是役也兩緣不偶四美難常玄度儀翔狎主齊盟二三君子悉索其賦短什長篇分曹並奏令西園一老公亦獲授簡哀爲巨帙以貽采風亦不朽之盛事也奉和如水居二詩及觀競渡六言十章七言一章并錄附上皆效顰玄度不知可博咲否弟性固負俗近復畏人跽伏里中如坐梅棘嘗署家居曰邑小宦門多縱有田園非世業官休親戚笑且尋鹿豕作良朋諸君子亦憐而念之乎彼老而樂遷昔賢接踵歲制之人

卽不敢蹈歐陽求叔去龍岡阡之誚倘仗鼎力爲
卜一築於壬峰癸水之間爲境外菟裘亦晚景一
大快也承示已得其地乞煩從者指點小力爲圖
歸報卽令青鳥家踵至以事畚鍤期於歲杪便可
移家尚須諸君子左提而右挈也不腆之將匪以
爲報兒輩棘試計當窺跡五羊聿來胥宇不敢自
爽續遊有日把臂非遙

初度日與親朋

古人不賀生日賀生日自宋寇萊公始古人不避
賀生日避賀生日自宋陳無已始五月二十四日
不孝萱生之日也甲子雖幸一周負俗日甚一日
里中親朋不我鄙彙相率爲賀亦因俗爲禮雅厚
自處有其舉之不欲廢耳萱何人斯敢當賀不敢
避賀惟是生之不辰值茲酷暑珍貺充庭令人應
接不暇且晚年光景老境情形不祥姓名獲挂齒
頰拜貺如天矣敢復徼福稱觴繆相爲壽乎萬分
一惠然貺之止領代儀銀二分竊付兒輩請以九
月秋色方新小園薦爽汎掃蓬徑祇候颯輪爲溪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五
山榮施則自今而後未盡之年皆大君子之賜也
一切儀物酒饌毫不敢領恃在知愛敢布腹心

答陸仰泉太守 諱典

忽奉台札溢譽謂能任先師之教且轉語盧封君
王惺東諸縉紳則汗顏矣萱故聳曠又僻居嶺海
之東編無明師良友互相啓迪故生平不喜讀宋
儒語復不喜聞海內道學家言此固下士聞道大
笑之亦道學家徃徃自賣破綻令諸少年得以窺
人耳誠有天幸獲奉臺下善誘乃知落葉歸根此

其時矣所惜日月已逝未審終能領畧兩席知止
知本四字否亦未審止之知與本之知同否大學
之致知與孟氏之良知亦同否大學之知曰致孟
氏之知曰良豈不慮故稱良耶既不慮矣又何庸
致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夫親親長
長者良乎能親親能長長者致乎凡知皆在於格
物親之爲親長之爲長又何待於格而後知致者
此非可以言語相發明未審先儒亦嘗一發明乎
韓廣文鳴國還里詳述臺下培植至意殊非紙筆

西園不稱
卷之三十五
所能明謝復蒙見索拙刻西園戲筆此爲兒輩作
塗美計耳敢附韓廣文還役呈覽

又

間者小力馳謝仰蒙恩臺賞犒破格感激無量承
示當過小園喜而欲狂以日爲歲不意台旌臨涖
泮水懷襄蕩析是虞偵伺遂闕瞻望紫氣悵結如
何日來恭捧佳刻心目頓開寢食俱廢始而喜既
而悔終而且悲蓋盲者獲視瘖者獲起安得不喜
束髮而遊輒徵逐於口耳之末茫然無所歸宿者

六十年安得不悔而今已矣人壽幾何又安得不
悲第白沙先生六十三始倡江門之學校之七十
三而始成中庸者未晚也李延平既老而後爲朱
考亭高足弟子萱雖不敏亦嘗奉教於大君子矣
不知尚可以白頭從門墻作一白足否乎復念先
賢有寧爲真士夫不爲假道學之語心竊疑之夫
真則俱真假則俱假萱未見假道學之可爲士夫
也臺下亦見真士夫而非道學者乎伏讀臺下東
蕭玄圃少宰書脩則齊脩止動歸止及漢人以經

術飾吏事淺乎睹矣不覺四體投地夫經術真則
吏事真吏事假則經術假何待飾亦何能飾漢人
不聞道正坐飾之一字耳間者潮事之不然非臺
下儼然爲政則時事更有大謬不然者此真吏事
即真經術也不肖萱目擊而心悲且悲當事者不
至從臺下乞一棒喝乃爲下士之咲何耶古人謂
人心不同有如其面萱謂人之見解不同亦如其
面先師曰德不孤必有鄰得無浪語乎仰計台旌
義著秋色正新嘗爲復嘗從流而上小園花竹事
未盡爲馮彘所奪掬水溪頭尚堪一聽鷓鴣聲其究
知止知本二語大落塵尾也敢復竭力祇候行臺
懸切懸切

又

道體違和仰承勿藥即擬躬候興居近以筆札作
勞右臂作苦不能盪擲者半月矣聞之堦人尊急
所苦者痰耳不肖萱嘗究心醫術盛年之人痰不
可盛衰年之人痰不可衰何以故痰即血也痰衰
者血衰之徵也故嘗譬血爲君子痰爲小人國家

不能一日無小人圖治者止宜化小人爲君子若
必欲盡去小人則國事且不可知人身不能一日
無痰攝身者止宜化痰爲血若必盡去痰則元氣
且爲之損萱之過計謂臺下今日調攝亦宜化痰
而已不可責近效授庸醫而盡去痰也萱徃居長
安亦數患此一歲數發病間之後一以服人乳爲
主不復發者十餘年矣今服人乳不敢一日闕也
服乳不惟可以却目前之病且可延年第其法多
門非紙筆所能詳述開歲躬賀履端乃敢上瀆

與友人戒酒

昨得足下善病狀正與僕同僕之病乃胎氣所受
先太安人未出閣時數患之及歸先大夫亦復間
發故僕同胞兄弟姊妹無不同此患者惟僕最劇
耳自出懷至四五歲間月而發自就傳至舞象間
歲而發自畢婚至計偕則數歲或一發通籍之後
四十四歲矣於長安梁諫議席中輒大發幾不可
藥蓋杯筯之過也此後遂不復發以至於今大都
純陽者所患在胎氣陽一不純所患非杯筯則房

帷也房帷稍輕於杯竿故治此病者先宜止酒然後遠內即刀圭可不問也僕身患而身試之矣側聞足下飲量無數人且喜羸飲又復與僕同僕為諸生時遇試事先大夫必携之行赴公車兩尊人必執袂垂涕而誠今病根雖幸拔獲有今日每一讀父母惟憂疾病之語追念兩尊人未嘗不潸然被面也夫杯竿房帷患則同患禮經疏義古者盛酒尊之器名之曰禁言酒當禁也埤雅爵物之器漢書酒尊後入禮記一升曰爵言酒不可過也

也故欲遠房帷先遠杯竿僕亦身患而身試之矣僕於養生家言不能涉獵萬一獨謂攝生家為我輩第一義則不為酒因而系之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嘗以此語為庭訓內編之冠足下高雅百倍兒輩僕以肺腑故緩頰至此亦同病相憐之意幸俯錄之以當俯坐如何

答黃又謙參知 諱克謙

十一日始奉台翰得臺下善病狀駭愕久之即詢里中並未聞醫家有陳悅溪陳素一其人者不知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五
臺下於何而聞之萱不知醫第草藥之醫心竊疑
焉聞之道路徃徃有以草藥治他病者間亦見効
然皆治田野市井中男婦輩耳其血氣筋骸與我
輩異欲以我輩之血氣筋骸而受田野市井之藥
萱不敢謂其盡効也且恐有損請以臆對臺下所
患大都水不制火故火盛而血逆行治之法宜生
水不宜撲火傳曰天一生水一者元也元者元氣
也元氣復則冰生而火滅昔人有言人之元氣斷
非金石草木之劑所能復也復元氣亦宜以漸萱

歲四十時所患一如臺下治之百方而百不動
居長安得服乳法其病始除時丁哲初甫入銓曹
厥患亦同得萱法以服乳不惟除病而一歲之後
連置兩龍連舉兩雄此効之彰明較著者也亟欲
躬叩嚴閣冀展契濶兒輩皆就試郡城僮僕皆課
農南畝不能分身舟楫此月之末計當祇候福履
一奏養生之言今謹錄服乳法及一二簡易方皆
方書所不載而試之屢驗者先令急足馳上若陳
姓之醫即四出覓之倘得其人必察其藥并詢其

効而參驗於服藥之人果効立奏便當携至不煩
臺檄也匆迫捉筆都無詮次

又

神農嘗百草止以一草治一病耳漢武帝時李少
君始製六味地黄丸漢明帝時佛書入中國鳩摩
羅什譯經心血耗竭四天王授藥始有天王補心
丹其藥皆不滿十味也後人脉理不明寒溫虛實
不審每遇一病不得不合數十味之藥爲一劑而
殺之亦聽其病之寒者遇溫藥而減病之溫者遇
寒藥而減皆僥倖於萬分一耳雖君臣佐使自宜
相濟古人處方未必盡非第一劑而至於十餘藥
或二十餘藥藥之性寒者遇溫藥其寒必無力藥
之性溫者遇寒藥其溫亦必無力譬之於酒本其
物也飲之者必醉若有酒一盃以水一盃參之又
或醋一盃參之飲之尚有甘味乎尚可以醉人乎
萱田居無事好抄錄方書爲西園經驗方書惟一
藥治一病者首錄之二藥者次之過三藥則棄而
不錄間或以救人徃徃見効信乎藥之不宜多味

也經驗方容繕寫馳上

與連

諱繼芳

萱刑戮之餘也不敢以姓名汙蟻人間者八年矣
入山惟恐不深縣大夫忽以台候違和見訪醫藥
始知祭戟已臨而跽伏伯格不能縮地凌晨問津
則寶鷁東矣夜來匆迫中急足僅以姓名獲通溪
澗之毛遽爾唐突三台在望乃不獲一展十年寤
寐思如之何伏念滄野之役臺下儼然臨之左提
右挈若加諸膝而自作之孽遽墜於淵身名俱敗

交遊不齒惟是衆人欲殺公獨憐才死且不朽耳
餘生未畢慧業幸存尚能竄身作老蠹魚國門不

懸名山可託古今紙上未了公案或能掀揭一番
不致令楊子雲地下笑人也追憶舊遊鄭輅思觀
蔡徐鳴卿職方人禁俱亡風流頓盡象賢何似亦
復有痛及練裙者乎蔡元履叅知陳元朋明府張
紹和孝廉丘壑尋盟嘯歌不廢閩粵錯壤如雨絕
天倘獲左右不惜齒牙爲寄一聲於雞壇酒社如
李歷下所稱不朽者文不晦者心此又刑戮之餘

此園存稿 卷之三十五 三十四
強視息以志一矢者也年來敝帚自享堪束數牛
腰殺青偶闕僅以舊刻六種上續記室想當投之
江中爲故人掩短也良晤何期擲筆心折

與歸善令公

傳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此非可語於今日也
小兒生員元焯年逾四十向艱子息萬曆四十八
年正月內憑媒歸善生員某聘金四十兩娶歸善
湯姓之女爲妾時焯第知女爲湯姓不暇詢其父
母爲何人及女之父母送女至博羅女一入門即

放聲痛哭兒婦輩驚訝而詳詢之乃知女父爲湯
振寰而振寰爲已故舉人知縣湯公相之孫也旅
死免悲可令衣冠之閨秀下嫁爲人媵妾耶豈既
聞此女不欲以貧寒自屈又能以門第自持執言
甚正秉志甚高既可矜憐更足嘉尚登勅元焯不
得成婚亦不得頃刻淹留此女益語未移陰輒以
禮譬遣振寰夫妻領女回家聽其擇婚別嫁前振
寰所領聘金分毫不復問取已三年於茲此一府
十縣十庶所共悉也今幸此女已受別姓禮聘出

嫁有日原媒不悉賤父子還女初意藉日賤父子
欲向振寰取回原聘此亦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
腹者今振寰欲元焯具詞損聘還女赴臺立案振
寰亦欲具一詞赴臺乞賜執照蓋防媒之需索非
防兒輩之食言亦小人之心不得不如此過計耳
是役也非敢曰追慕古人還妾市義以博名高幸
元焯既還湯女之後即連舉兩子里中親朋咸相
慰藉倘微思臺准詞立案以便此女別嫁則曠女
有歸豈惟振寰實嘉賴之

答王玄亭方伯

忽辱遠使駟翰重分計日之俸破格溢情恩施不
報九頓登嘉此豈紙筆所能明報三之日崑翁揚
太公祖過羅浮更辱彞門之駕臺下之屋為拜既
弘矣伏讀意雅赤水玄珠一索便得曾慥類說陶
宗儀說郭可以盡廢弟曾陶二書海內悉皆抄本
不肖豈嘗綴輯之頗稱完書請以異日就正亟火
涉筆精而又精更勝舊刻不讀盡萬卷書不可讀
此書也拙筆疑耀二十卷昔者余友令親徐鳴卿

以昌歌嗜之亟欲梓行黃叅知貞父謂抨射既多
觸悟不少何必盡梓故梓七卷謹附使請政

答善化張銀河明府

諱明憲

台翰自天而下恍若夢中豈亦杜少陵自入青城
山不唾青城地耶復從數千里外賁及澤中之曜
又非夢寐所能希冀敢不九頓以謝伏承爵擢也
名善化得我神君化當益善周文襄嘗恨不爲縣
令王肅敏亦願爲縣令以終其身臺下三仕此昔
賢所願望者羅浮遺老能不嘉嘆獨舊日之桑麻

雖茂而今日之雨露漸稀無論四境物力四民風
尚日異而月不同即儼然在事者亦一解不如一
解來力想能詳之不敢見於紙筆也萱六十有三
矣未審何日乃獲從兒童騎竹復候節鉞於五嶺
之內以慰甘棠舊蔭也

與通邑親朋

冬十二月二十有九日萱姊曾大家設帳日也大
家二十有四而孀徼天之幸今七十有一而壽矣
昔賢謂立孤難此丈夫奮發爲天下烈耳何難夫

家以一未亡人既訓其子奕祖爲名諸生又訓其孫聖傳爲名諸生以繼奕祖之志擇兩婿嫁兩孫敦睦內外之親姻課督老小之婢僕拮据門戶不墜前人經營生計稍斥舊業婦道毋儀求于禮之內則曹之女傳人無間言蓋五十年如一日矣觀風者誠不遺葑菲尊制表節以詔來茲則于輿論協于國制合此聖傳所爲日夜而禱者也不肖萱居常竊有慨于隣之姬里之婦徃徃低首而念我母未嘗不拱手而誦我姊嗟嗟我母不可得矣我姊儼然在堂能以我母中庭遺畫爲我張氏子婦名女師百年如一日此又非不肖萱所爲日夜而禱者乎是役也通邑縉紳諸老先生業已念耄夫以及耄夫之同母者徵言於名鉅賁以圖章先期侑勺伏念兩庠縫掖諸君子非張曾之姻婭則曾張之友朋也故敢竊布于下執事

答親友

年來里中娶婦皆不受賀至懸帖於門曰古者娶婦不賀即賀亦以名刺雖肺腑骨肉之親亦皆拒

之篤於信古如此漢五鳳二年詔曰婚姻之禮人道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且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行苛政茲承親賀九頓拜嘉幸毋曰生乎明之世反漢之道也一咲一咲

答某親友

承示碇翁老親家雅教兒充結福當從簡約甚善

甚善竊有請者古人二姓合婚必曰先王先公又曰不腆宗祧故朱考亭家禮婚儀狀亦曰不腆先人之幣禮必稱先示有本也不佞於世無所比數獨恪守先司徒之遺訓惟婚姻為兢兢子若孫婚姻之禮皆里中內外親友所最悉者豈至兒充之有今日而敢以意為煩簡乎伏聞碇翁老親家猶以資裝為言嗟嗟生同時居同里學同方大業千秋且同調白束髮以至白頭耦俱無猜而筆研之交堅如金石臭味之合結為絲緡居然以時情俗

態相測度抑何視不佞之薄也歲戊午長小女歸於黎氏不佞曾述詩六章著六訓曰西園閨訓醮而逃之可覆按也及西園女兒彌月吟并錄以博碇翁老親家一笑異哉西園公豈真耶某日某日敢以不腆先人之幣布於德門雖一統曆未言可結婚姻四之日乃合行禮必從先人卜日必從今制惟足下裁之幸甚

答僧方明

上人嘗訪我於吳關今又能訪我於西園三十年緋袍之戀與契順之訪雪堂老人何異第園公鑿坏久矣亦以老病相尋不能以勸力爲禮一切賓朋皆已謝絕蓬蒿滿徑即數千里命駕不敢一面故亦不欲爲上人破戒耳園丁曰上人頂尚雜而髯已戟矣豈欲爲碧峯和尚乎上人僧臘幾何乃復作行脚三年前鍾贊字兄令兩雛僧持書來不知何所見督過上人殊駭觀聽園公知上人無它曾婉詞報之上人與聞否目下遊道甚難昔人視朱門如蓬戶上人見訪園公是以蓬戶作朱門矣

里中朱門不乏且多利齒兒其噉名如噉蔗上人
錫鉢不至寂寞第嘉桑樹下不宜三日宿耳偶賣
菜得精鏐三錢敬爲淨飯一佐剡溪雪棹固不必
見戴安道也

答周制臺

諱嘉謨

伏讀台札三韓淪沒四海同仇齊魯狐鳴滇黔豕
突賈生之泣彼此同之惟是就列如雲盈庭如沸
輸金如土暴骨如麻非彼之強乃我之弱非彼之
警乃我之愚誰實尸之咎將安在夫多募兵且多

募遠道之兵故兵不可用多費餉且多費告急之
餉故餉不及兵多易將且多易臨敵之將故兵與
餉皆不可詰嗟嗟天步孔棘國事日新亦已五年
於茲矣壘不在郊而在朝戰不以力而以舌已矣
乎爲 主上分憂者竟何人乎歲己丑萱嘗車騎
較獵於肅慎穢貊之間山川險易尚在目中歲戊
戌又嘗聚米爲圖於簪筆視草之日戰守機宜如
在掌上藉令三年之前勁卒六萬舉我所知斷金
同利 便可歸疆何至以祖宗

百戰必爭之區

如入無人之境而滇黔齊

蜀烏合獸駭當事者如坐漏船如人塌屋即社稷
靈長不至有土崩之患而物力耗竭能保無魚爛
之虞乎夫多多益善此韓淮陰英雄欺人語耳自
古及今兵多未有不敗者夫兵多則分數不明分
數不明則首尾不相應此我文祖白溝之役所
爲坐策盛庸之必敗者也悔之已後圖之此時而
猶沓沓然着差一着局迷一局尚謂國有人乎嗟
宣之木拱矣萱之燼冷矣長安訊問久已不通卽
報旁午無由寓目鄧伯華之杖劔無從祖士雅之
擊楫何益故所爲圖說卽不能獻於關廷自索終
南之價又不敢示於流輩以同杞人之憂卽欲繕
寫附呈而倚馬索報弗獲久稽尚圖覓便借箸和
門令知擊壺歌驥者世亦不乏也杜少陵曰杖藜
野哭者誰子泣血迸空迴白頭豈第感時花濺淚
而已耶又曰坐使至尊憂社稷諸公何以荅昇平
不敢不爲臺下一緩頰也草野狂瞽惟臺下在宥

荅謝武林方伯

諱肇淵

不佞束髮而遊獲從海內諸賢豪長者知有武林
先生欣願執鞭四十年遠矣歲壬寅先生停鑣天
目不佞浪跡錢唐名姓雖通音容未接獲誦佳刻
自足千秋業定神交不可一世而僑札之好閱彼
風塵敏惠之懷迷於魂夢先生胸臆間亦尚有北
海玄德乎不佞犬馬之齒甲子雖周蠹魚之緣勳
力尚健耕鑿多暇慧業未捐嘯歌之餘書淫益錮
承詢日來功課亦頗有所譔術災木不易備書亦
難無繇自致於先生之前相與揚花為千秋擊節

此荆高所以飲市而泣馬騫所以荷擔而前者也
猗歟先生以五百年之名世擅三不朽之大業回
盼者增價躡塵者揚聲不佞臣爲草莽辱在泥塗
種種顛毛悠悠駒隙千金以享敝帚寸璧而惜餘
陰副在名山俟諸知己非先生之歸而誰歸哉惟
是雲泥隔矣山川間之境外之交不通眼中之人
非故雙魚難覓尺素誰將今幸鵬翁楊太公祖重
過小園仰窺記室又幸能始先生儼然共事穆公
之側有人夏畦之病或免拙作災木已滿牛腰累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五 赤牘四 三十一
裴遙呈重煩鴻翼俚句扇頭一章則近况在焉文
非其質情見乎詞嗟嗟尊酒無期論文何地人通
室遠同岑異苔杜少陵曰謝眺數篇堪諷誦馮唐
已老聽吹噓先生念之書徃神徃

回陳省堂觀察

諱宗愈

金蘭密契踰三十年不知犬馬之齒於先生爲雌
戊午也得黃君常乃知先生眠食嘯歌望之當是
壯少年豈天降大任故不與蒲柳同姿耶嗟今海
內虛無人矣止一李本寧便覺拖沓抑之先生不
得不少輟東山之枕爲中原執千古牛耳令文士
依以揚聲能復捻鼻作汎海裝乎第老態委頓君
常所悉獨慧業尚未唐捐日長却掃數從老蠹魚
作冷淡生涯恨不得汎紫水以從杖履盡奏所長
何必後世乃有楊子雲也佳什見懷不意遺簪尚
勤齒頰扇頭勉短附謝伏讀甲乙草令人合掌此
一瓣心香不得不皈於泊園主人矣玄度鏡圍得
先生明珠三百六十顆不腆小園亦可藉手玄度
分半顆否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五 三十四
答黃元宇年兄

諱文炳

四十年同籍之雅三十年同曹之懽十六年岐路
之感一旦把臂促膝短燭深杯傾倒平生徘徊永
夜所稱千古一日非耶予居常謂五嶺人品海忠
介及公二人而已年來數從滇黔中宦轍得公滇
黔諸績伐心竊儀之昨讀公紀畧及諸行間尺牘
始悔失言彼忠介不過一趙魏老耳且不可爲勝
薛大夫而能與公方軌並駕爲國家封疆之臣乎
間者賜環卽宜授鉞何疑何吝而猶以粵西之轄
綰之豈無人乎穆公之側故拘擊之格卒難破
第時事至此亦孔之棘矣是役也滇黔楚蜀均切
震鄰三省非總一督臣不可任事三省督臣非我
元宇先生不可成功肉食者聞之毋謂西園公阿
私所好冥冥決事也業以已意節畧公之尺牘而
比屬其詞爲戡定說以入於西園聞見錄中敢以
稿呈覽若諸戰功尚圖別有所撰述嗣當寄上小
詩一幅情見乎詞又書一扇置公懷袖語雖不工
亦抒證嚮云爾第皆不足爲公讚嘆賢郎十六月

而始出腹此經古不一二見者豈溟黔湯火中生
靈所爲祈禱以報公耶異日爲公卿何足挂齒頰
也弟之木拱矣獲奉鞭策四十年遠矣不能佩服
德教遂至隕越爲敗羣之羊又何足惜聞警之詩
一冊附呈記室緯婦犯人言於三年之前不幸言
言皆億而中矣願公措意而諦觀之不可以人而
廢言也

荅江別駕詩

不肖萱亦臺下車塵馬足間一棄物耳福星臨泣
輒有霜露之疾不能追隨竹馬一效壺漿臺下乃
儼然遠役瑤華滿牘珍貺克庭譽過於情文有其
質湯太史嘉賓萱之社友最懽者睡庵集中有賤
名在焉歸休十年鉛槧是解穎生成冢玄卿絕蹟
佳筴以揚仁風佳鎖以著不解辱茲四貺冒昧登
嘉餘儀隆重非子民所敢聞命公門清肅非小力
所敢唐突不腆之將端力附役統上匪以爲報愧
赧如何昔者余友念所先生大中丞豈亦臺下之
華胄乎西州之慟何日忘之徃曾附數行於羅聞

師訊其雲仍竟不得報恨恨至今也

爲合郡士民與捕館公祖

荆老公祖之守吾惠也二百餘年未有如此卓異之治行士民之留我荆老公祖也亦二百餘年未有如此膠結之人心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萱接近例往年韶州道王太公祖諱民順號如水者曾挂拾遺之章時韶州士民尚未合詞請留惟兩臺疏請竟留再任韶州今吾惠士民揮涕合詞或赴制臺或赴處臺或赴按臺數日內且有重繭而

叩關者亦足以見善政得人仁聲入人而不腆循州亦得以淳風厚俗自名於五嶺矣時抄邸報者未敢突然投之有梗化某甲欲釋其憾爲荆公祖所繩者以三金賂之促其當堂投遞又謄錄寫報添換字語揭於通衢可恨如此萬一荆老公祖聞之得無謂吾惠淳風厚俗亦有未全者乎今通城士民闕然共憤皆思得其人而食其肉故懇營布聞於臺下倘訪獲之不可不一懲也惟臺下裁察與友人

人間世有三大惑卽賢智者不能自免子孫必非
父祖所能教第爲人父祖未有不教子孫者疾病
必非藥餌所能治然疾病未有不服藥餌者風水
必非子孫所能求然爲人子孫未有不爲父祖求
風水者此之謂三大惑不解者也夫求風水必延
地師今之地師必皆廖精金楊筠松可不問而知
者第博羅山川薄劣原無片土可以入廖楊之目
而廖楊輩遠離鄉井苦不得一地與人安所得資
糧還里乎故里中徃徃求風水旣不得吉壤必得
凶壤者非廖楊輩不識地乃廖楊輩急得資糧故
不得不以凶爲吉耳且今之廖楊輩法斷斷不用
舊印堂舊印堂卽吉必曰不吉斷上別尋蓋用舊
印堂則謝禮不厚用其所別尋者方可坐索厚謝
故僕居平嘗謂里中好談風水好延地師者其所
葬之地卽曰不凶未必爲吉兒輩間有自負常讀
地理書常請益於地理師者僕嘗持其說以語里
人欲令里人聞之毋謂西園公常有三大惑之語
而不能語其子也一咲一咲

與曾碇曦親家諱名升

不佞涼德充兒獲忝門楣非敢曰齊大吾耦也數世婚姻髫年兄弟爾我同茲皓首兒女締以朱絲豈唯人緣意亦天合故充兒委禽以來不佞之請命於門下者亦詳且數矣竊意門下必能念我素門破彼類俗澹泊明志以訓後人故間者六禮之陳損之又損門下不以爲菲而唾之賤父子私相慰藉非一朝夕矣昨門下奩具之賜乃復奢華故爲繁縟豈欲厚來以媿薄往抑亦不能免俗聊復

爾爾耶旣非西園醪錢之風亦乖碇岡鬻犬之雅後之人何以訓焉惟是令愛今爲人婦充兒後爲人夫河東柳氏家訓謂姆訓終於持踵先太安人又謂女德始於登車故竊有請焉持踵而醮聖善徽音自足以昭彤管而垂內則第令愛之歸於張亦猶吾女之歸於黎也吾嘗醮吾女矣敢錄一迪以瀆記室徼天之幸令愛之奉尊章撫孤幼者一如吾女充兒之慰展轉重仇儷者一如吾姊則不腆張氏之宗祏拜貺弘矣豈惟堂上老人實嘉賴

馬

荅省城各鄉官書

冒籍之攻非始於今日亦非始於吾粵往事具在
章疏浙江之壬午乙酉之北畿戊子之南畿皆可
按也諸公中朝名鉅儼然在事上呈公書宜援往
事證之便足褫其魄拔其舌矣道路之言當事者
疑而不決情固有之勢亦宜然遠辱台札敢不悉
索敵賊以瞻馬首有進無退皎如白日

荅蕪甯照觀察

諱喜

忽奉台札始知玉體違和未及崑力馳候豈可司
而攝數司之篆未免卑益故勞瘁乎承詢服乳方
敢以臆對我輩調攝耳順而後偶一違和斷非草
木之餌所可補助不肖萱戎戍通籍西省年甫不
惑以筆札事人勞瘁過當輒得羸病長安諸名醫
未有奏効者異人教以服乳乃幸復常服乳方書
其說不一惟以口就婦人乳而吮之如嬰兒然其
効始神可旦夕計也萱今六十七矣服乳已二十
餘年齒落復生者凡五蓋以人補人卽未必可以

延年然亦豈如草木止可祛病而病又未必祛乎
第一歲須得乳婦二人歲歲更換擇其碩而潔者
二十四五歲而下方可服其乳首胎更佳二胎次
之三胎者不可服也往日沈閣師蛟門先生亦得
此法第呼諸僕羅列中堂正衣冠而後吮乳此涵
養工夫尚欠耳萱每吮乳輒存想他事或構思一
詩或背誦一書即暗室中心無邪念故邪火不復
動非勦說亦非浪說也惟台臺試之

荅某公祖

博羅盜賊流劫半皆羅浮山燒炭種藍異縣流棍
徃日本縣議稅抵餉有某甲爲入幕之賓者詭姓
假充爲餉額獻議稅炭稅藍時萱不知被鼠忌器
語當事者力陳其禍四十九里皆與聞之蓋炭藍
二黨若官不徵稅人猶得以呵禁而譏其出入一
納稅在官且有某甲爲之奧援則朝集暮聚能保
無後患乎時當事者見萱異同即面加詈辱至申
文制臺謂萱阻撓而餉頭某甲輒鼓煽此輩欲刺
刃於萱者數矣昨幸前任制臺停革各稅萱不能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五
自緘其口復語當事者謂宜乘今新稅停革之際
嚴驅羅浮炭藍二黨出境以靖地方以杜後患即
四十九里亦與聞也不意七月二十日召集通縣
紳縫在城隍廟再派新稅營復執議如前而當事
復恨營刺骨所以有八月八日之禍也今蒙徐太
公祖飛檄遣兵剿捕羣盜皆已轉入羅浮此山四
百三十二峰洞穴綿亘三縣雖十萬之衆以孫吳
將之能化爲猿狖而搜捕乎即旦夕蕩平而不停
革炭藍二稅恐新歲三四月青黃未接其禍更烈
於今日也今通城人心搖動有一二巨室身死法
以爲民望者此非過計說者又謂干戈擾攘議防
當慎而市井間尚晝夜演戲不少休招致女倡五
六人開場放賭誘騙良家子弟此與上人奸食軫
念地方至意不相乖刺乎若儼然出示嚴逐戲子
女娼此亦目前除盜之急務也